



朗费罗诗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朗 费 罗 诗 选

杨 德 豫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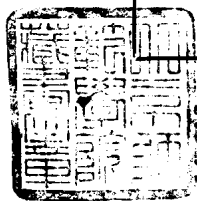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35388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 北 京



1035388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朗费罗诗选

Langfeiluo Shi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31,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6 插页 2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2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800

书号 10019·1286

定价 2.05 元

译 本 序

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1882) 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他的诗曾经在美国和欧洲拥有众多的读者, 获得广泛的声誉。他的名篇《人生颂》^①, 是英语诗歌中最早译成汉语的一首。^② 他的两部长诗《哈依瓦撒之歌》和《伊凡吉琳》, 五十年代已在我国翻译出版。

朗费罗于一八〇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诞生在美国缅因州濒大西洋岸的波特兰。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 母亲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故乡度过的。在这里, 他熟悉了海洋、船舶和水手的生涯, 熟悉了祖国的历史和民间传说, 熟悉了当地老一代移民的故事, 也熟悉了印第安人的神话。他从小喜爱文学作品, 十三岁就开始在波士顿《美国文学报》上发表诗作; 一八二二年进入缅因州的博多因学院学习, 在学院的最后一年, 成为《美国文学报》的经常撰稿人。一八二五年毕业后, 受学院的委派, 他到欧洲去游学, 先后到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 研究它们的语言和文学。欧洲的游历使他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见闻, 熟悉了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习俗。一八二九年回到美国以后, 他在博多因学院讲授了六年现代语文。一八三一

① 本书第3—5页。

② 据钱钟书先生考证。

年，他和波特兰的玛丽·勃特尔结婚。一八三四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请。一八三五年，他再度去欧洲，经过英国，到瑞典、丹麦和德国，研究它们的文学。在旅途中，他的夫人病逝于荷兰的鹿特丹。一八三六年回国后，他定居于离波士顿不远的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任教；一八三九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夜籁》，一八四一年出版《歌谣及其他》。一八四二年，他到欧洲疗养，住在德国莱茵河上的马伦堡；同年经英国回国，发表著名的组诗《奴役篇》。一八四三年，他和弗朗西丝·阿普尔顿结婚；一八四五年出版《布吕赫钟楼及其他》，一八四七年出版长诗《伊凡吉琳》，一八四九年出版《海边与炉边》。一八五四年，他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专事创作；一八五五年出版著名的长诗《哈依瓦撒之歌》，一八五八年出版长诗《迈尔斯·斯坦迪什求婚记》，同年出版《候鸟集》。一八六一年，他的夫人不幸烧伤致死，这使他的创作活动中断了一个时期。一八六三年，他出版了《路旁旅店故事集》，一八六六年出版《鸢尾集》。一八六八年他第四次赴欧，这时他已是名震海外的诗人，在欧洲各国受到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一八六九年回国。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他出版了《路旁旅店故事集》第二集和第三集，一八八〇年出版《天涯岛》。一八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朗费罗逝世于坎布里奇。《泊港集》是在他逝世以后出版的。朗费罗除了毕生从事诗歌创作以外，还写过一些戏剧、小说和散文。此外，他曾辛勤致力于介绍欧洲文学，翻译过不少欧洲作家的作品。

朗费罗留下了丰富的创作遗产。在我们看来，他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那些反对奴役和压迫、反对殖民统治和战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弊病、歌颂和平劳动与劳动人民的篇章。十九世纪上半世纪，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没有

完全成熟，在广大的南部地区存在着蓄奴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实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维持蓄奴制度还是废除蓄奴制度，是当时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北方的工业资本家和南方的奴隶主之间为这个问题而进行的南北战争（1861—1865），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场斗争中，朗费罗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废奴运动者，他的同情完全在被奴役的黑人方面。诗人虽然没有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但他拿起笔来参加了战斗：写出了传诵一时的组诗《奴役篇》。在《奴役篇》卷首的献词^①中，诗人就开宗明义地发出了庄严的号召：

……从这片土地上扫除
老朽的、横霸的谎言
和封建祸害——它的鞭和轭
侮辱了人的尊严。

接着，《奴隶的梦》、《阴湿沼地的奴隶》、《奴隶的夜半歌声》^②和《见证人》等诗篇，在我们眼前展开一幅幅悲惨的画面，唤起我们对美国黑奴痛苦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蓄奴制度罪恶的强烈憎恨。在《混血女》^③这首诗里，诗人刻画了一个白种资产阶级农场主的丑恶形象，这个农场主先是污辱了一个女黑奴，同她生了一个女儿，女儿长大后，他又出于种族偏见和贪图“亮晶晶的黄金”而狠心把她卖给奴隶贩子。最后，在《警告》一诗中，诗人作了震撼人心的预言：

① 即《致威廉·埃·查宁》，本书第32—33页。

② 以上三首诗，见本书第34—40页。

③ 本书第41—43页。

我们国土上也有个不幸的瞎参孙，
臂力被剪除，戴上了铁锁钢镣；
在残忍的宴会上，他也会奋不顾身，
举起臂，把这个国家的支柱动摇，
一举把我们宽广的特权殿宇
变成一堆破碎的瓦砾和废墟！^①

《奴役篇》于一八四二年发表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废奴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著名的废奴运动者查尔斯·萨姆纳认为朗费罗的这些诗是“对伟大事业的宝贵贡献”。在此后的南北战争期间，从朗费罗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场战争、对黑人命运的始终如一的关注。

对于遭受殖民主义者残酷掠夺、迫害、屠杀以至消灭殆尽的美洲印第安人，朗费罗也抱着恳挚的同情和关切。他从小就关心印第安人的生活和命运。早在一八二三年所写的一封信里，他就指出：“他们（指印第安人——译者）是伟大、崇高、亲切而抱有纯真信仰的民族。白种人不论在言论上或在实际行动上，都以非常野蛮的态度对待他们。……那些白种人，实际上远比印第安人野蛮而残忍，却到处传播印第安人的‘罪恶’。”在博多因学院求学的时候，朗费罗就写过一些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诗，包括《米尼辛克的葬礼》和《印第安猎人》，后者表现了印第安人对白种殖民者的切齿痛恨。在后来写的《给奔驰的云》一诗中，诗人又一次沉痛控诉了白种殖民者残酷屠戮印第安人的罪行。诗人最出色的长诗《哈依瓦撒之歌》，是一部印第安民族英雄史诗。朗费

① 本书第45页。

罗因这部作品而受到印第安人的敬爱。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主题，还曾在《新港的犹太公墓》一诗中出现，在这首诗里，诗人抗议了歧视和迫害犹太人的罪行。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朗费罗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些罪恶和黑暗现象感到痛心和不安，并在他的作品中作了一些揭露和谴责。他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呼吁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①是一篇和平宣言，是一篇对非正义战争的控诉书。诗人在这首诗中预言：未来的时代里，将再没有任何国家挥动武器，威胁世界和平。在《哈依瓦撒之歌》中，诗人也谴责战争和互相残杀，呼吁和平和兄弟友谊。长诗《伊凡吉琳》揭露了殖民统治者对和平居民的暴力迫害，描绘了和平村庄被毁灭，人民被迫流离失所的悲惨图景。诗人还揭露和谴责了那个社会里贫富悬殊的现象。当我们读到“里面是珍馐和光亮，空气也充满馨香；外面却一片漆黑，又冷又饿又绝望”^②这些诗句时，很容易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名句。诗人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不幸的人们，同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在悼念他的亡友查尔斯·萨姆纳的诗^③中，诗人赞美“为受压迫者开路”的人们。《恩刻拉多斯》^④和《普罗米修斯》^⑤两诗虽然取材于神话，但诗人实际上是在歌颂反抗暴虐统治的英雄人物，预言被压迫者的胜利和反动统治者的覆灭。而在《挑战》这首诗里，反抗者已经不是恩刻拉多斯或普罗米修斯那样的个人反抗的英雄，而是“千百万受苦的贫民”了。在

① 本书第46—48页。

② 见《挑战》，本书第105页。

③ 本书第107—109页。

④ 本书第96—97页。

⑤ 本书第80—83页。

诗人笔下，这一支“浩荡的饥饿大军”，不仅向剥削者发出了挑战，而且已经“攻打四面城，将我们团团围困”。把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表现得这样尖锐和突出，这在朗费罗的作品中是少见的。

在朗费罗的诗中，贯注着对普通人的同情和关切。诗人有不少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名篇《保罗·里维尔星夜飞驰》^①，主人公是一个银匠、雕刻匠、印刷工人出身的平民英雄。《乡下铁匠》^②、《船的建造》和《哈依瓦撒之歌》的一些章节，赞美了人民的勤劳、智慧、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创造力，是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讴歌。诗人在一些作品（例如《伊凡吉琳》）中，刻画了普通人善良、淳朴、正直和忠贞的性格。《暮色》^③和《敞开的窗户》^④等诗篇，显示了诗人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怀，对孩子的柔情和钟爱。

朗费罗是积极的“为人生而艺术”论者，不是消极的“为艺术而艺术”论者。他主张艺术造福于人民。在《普罗米修斯》一诗中，他指出诗人的使命应该是“把手中明亮的火炬高擎，把脚下黑暗的国土照遍”，“使各族人民更高尚、自由”。在《歌手们》这首诗中，他更具体地提出了诗人的三项任务：娱悦，鼓舞，教导。朗费罗本人的创作，就是他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他写作的时候总是怀着一定的意图和目的，这从他的作品中每每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海边与炉边》卷首的《献词》里，诗人向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读者们宣告：

① 本书第119—125页。

② 本书第22—24页。

③ 本书第69—70页。

④ 本书第75—76页。

我们有不同的国籍，用不同的语言，
我们的友谊，与出身、地域无缘；
这友谊来自为共同目标的奋斗，
来自共同的希望、忧虑和志愿。^①

诗人希望他的诗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希望他的读者能成为他的知音，他的同志。而他的希望并没有落空。他的诗曾经在美国和欧洲受到广泛的欢迎，他曾经是美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诗人，这就说明他的诗确能深入人心，起到他所期望的娱悦、鼓舞和教导的作用。

朗费罗的诗集中，除了上述有关政治、社会题材的作品以外，还有大量的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篇章。诗人以细腻隽永的笔触，描写了美国人民的生活，美国的自然风景，田野和农庄，海洋和潮汐，牧歌式的家常景象，生活的情趣，孩子的天真，还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些韵味盎然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朗费罗是以写这类的诗见长的，也是以写这类的诗闻名于世的。他的这类作品中不乏出色的名篇。应当指出的是：朗费罗在创作这些玲珑精致的艺术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也并不是什么“为艺术而艺术”，而仍然是在实践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他所提出的诗人三项任务之一是“娱悦”。他还说过，他愿意他的诗能够给人们以“安舒或喜悦”。^②诗人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他希望他这些以平凡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能够为普通人所理解和喜爱，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而当他们遇到痛苦或不幸的时候，

① 本书第64页。

② 见《海边与炉边》的《献词》，本书第63页。

能够给他们以安舒和抚慰。

我们在指出朗费罗作品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同时，还不能不看到朗费罗思想的局限性和根本的弱点。朗费罗尽管看到了并且在他的作品中指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罪恶和弊病，但是，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根本不可能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重重矛盾的正确答案。他自己说过：“我太软弱，不能成为战士。”从他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罪恶和弊病的批评，往往不象是愤怒的控诉，而象是温和的指摘；而且这种指摘，与其说是出于憎恨，毋宁说是出于忧虑。诗人在呼吁人与人之间的接近和友好，反对人与人之间的憎恨和敌对的时候，往往模糊了两大对立阶级的界限。我们从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现象：诗人既曾在一些诗篇中谴责过白种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迫害和屠戮；而又在《哈依瓦撒之歌》的最末一章中，借哈依瓦撒之口，劝导印第安人要同白种人和睦相处，还要“倾听他们明智的语言，倾听他们讲述的真理”。诗人既在《警告》一诗中预言了奴隶们将要起来推翻压迫者的特权殿宇；而又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一个富裕的女奴隶主，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所驱使，主动解放了所有的奴隶。这些地方，在在显示着诗人思想中鲜明的阶级烙印。

从朗费罗的若干作品中可以看出：在诗人心目中，有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世界。现实世界充满着暴力、邪恶和不公；而在理想世界里，则是完美的秩序、崇高的品德、人道主义的精神主宰着一切。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理想世界呢？我们从诗人那里得不到明确的解答。我们看到：诗人是把他的理想世界同基督教教义联结在一起的。应当指出：朗费罗是反对中世纪那种愚昧的宗教迷信的（这有他的一些诗篇可以证明）。但

是，他毕竟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他的作品常常乞灵于宗教的幻想，借助于宗教的形象和隐喻，有时还向读者作一些宗教气味浓厚的说教，引导读者向宗教领域去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寄托。咏但丁《神曲》的六首十四行诗^①，号称他的最佳之作，但诗中那种氤氲曖昧的宗教雾霭，恐怕是今天中国的许多读者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朗费罗作品中的另一消极因素，是他的感伤和忧郁色调。朗费罗提出的诗人三项任务之一是“鼓舞”，他确实也写过不少乐观主义的、鼓舞人们上进的好诗。但另一方面，由于现实世界的丑恶和理想世界的渺茫，由于诗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感情都未能跳出个人狭小的天地，由于个人主义者的软弱无力，诗人就不能不唱出一些忧伤凄恻的调子。这种低沉的调子是不能起到“鼓舞”作用的。

从创作方法来看，朗费罗既不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但他的作品中既有浪漫主义的因素，也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他由于对现实世界不满而幻想一个合理的、完美的理想世界；作为丑恶的现实社会的对立面，他向往大自然的淳朴，向往田园牧歌的风味，向往“象空气一样愉快而自由”^②的生活，向往孩子的无邪的心灵，向往虚幻不可知的“更高的目标”^③，向往迷人的神话境界。这些，以及他对民间题材的重视和兴趣，都使他很象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长诗《哈依瓦撒之歌》和一些抒情诗、歌谣，都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朗费罗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特色则在于：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表

① 本书第138—143页。

② 见《候鸟集》中《晴朗的一天》一诗。

③ 见《更高的目标》一诗，本书第29—31页。

现了对人民的同情，以很大程度的真实性反映了诗人的时代、诗人的国家，反映了美国人民的生活和美国的民族特性。尤其是《奴役篇》等作品，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但是，和那些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相比，我们会觉得朗费罗的诗缺少奔放的激情、宏伟的气魄和瑰丽的想象，即缺少奇思壮采。和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相比，我们也会觉得朗费罗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都是远远不够的。

总起来看，朗费罗的道路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矛盾的道路。在政治思想上，他对资产阶级的丑恶和黑暗有所认识，有所抨击；但是，他所抨击的那个阶级，正是他所隶属、他所依附、他在实际生活中为之服务、他在思想感情上千丝万缕地联系着的那个阶级。这是他的政治思想中种种矛盾的根源所在。在艺术思想上，他主张艺术造福人民，他也创作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作品；但他从生活到思想都是脱离劳动人民的，他只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赞扬人民的业绩，同情人民的不幸。他的诗集里仍然有一部分远离生活、远离人民的作品。在他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艺术与人民结合的正确途径。我们不能不顾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苛求前人，但我们却可以从这里获得有益的启示。今天的人民既能看到前人的失误和不足，也不抹煞或低估前人的劳绩。对于一个曾经致力于“使各族人民更高尚、自由”的人，对于一个曾经给人民以娱悦、鼓舞和善意的教导的人，对于一个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的人，人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给以积极的评价。何况，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仍然存在，民族奴役和种族歧视仍然存在，诗人所谴责的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罪恶仍然存在的今天，诗人那些词严义正的篇章，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仍然能够鼓舞人民去进行斗

争。新的时代、新的思想，有时候还会赋予旧的作品以新的意义。我们试读朗费罗的最后一首诗《圣布拉斯的钟声》的最后一节，简直象在读一篇富有哲理意味的预言：

圣布拉斯的钟声！你白白
想要召回那往昔的年代！
往昔听不见你的祈求；
从夜的沉沉暗影里出来，
世界滚入了一片光彩，
黎明的曙色普照寰球。①

诗人在这里所说的暗夜，指的是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指的是中世纪教会的黑暗势力；诗人在这里所说的黎明，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胜利，指的是资本主义的黎明。从诗人写这首诗到现在的一百年间，历史已经跨过了一个漫长的时代。我们今天读这几行诗的时候，仿佛觉得诗中的“暗夜”是指危机深重、险象环生的资本主义制度，“黎明”是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曙光初照的黎明。而诗人笔下那些生了锈，长了霉，倒在尘埃里嚶嚶啜泣，梦想召回往昔年代的圣布拉斯古钟，仿佛就是今天某些执迷不悟地眷恋资本主义骸骨的遗老遗少们的写照。这样的诗，是直到今天仍不失其鼓舞、激励和鞭策的作用的。

译 者

1959年3月

1983年5月修改

① 本书第173页。

目 次

译本序	1
夜的赞歌	1
人生颂	3
星光	6
以上选自《夜籁》(1839)	
铠甲骷髅	9
“金星号”遇难记	17
乡下铁匠	22
雨天	25
少女	26
更高的目标	29
以上选自《歌谣及其他》(1841)	
致威廉·埃·查宁	32
奴隶的梦	34
阴湿沼地的奴隶	37
奴隶的夜半歌声	39
混血女	41
警告	44

以上选自《奴役篇》(1842)

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	46
桥	49
白昼已告终	53
箭与歌	56
中途	57
黄昏星	58
但丁	59
晚钟(二首)	61

以上选自《布吕赫钟楼及其他》(1845)

献词	63
海的奥秘	66
暮色	69
灯塔	71
敞开的窗户	75

以上选自《海边与炉边》(1849)

侯鸟	77
普罗米修斯	80
日光与月光	84
逝去的青春	86
孩子们	91
孩子的时辰	93
恩刻拉多斯	96
雪花	98
海市蜃楼	99
相逢	101
挑战	103

小溪和海浪	106
查尔斯·萨姆纳	107
炉边的远游	110
卡德纳比亚	113
白沙皇	116

以上选自《候鸟集》(1858)

保罗·里维尔星夜飞驰	119
基陵沃思的鸟儿	126

以上选自《路旁旅店故事集》(1863)

咏《神曲》(六首)	133
-----------------	-----

以上选自《鸢尾集》(1866)

乔叟	144
莎士比亚	145
弥尔顿	146
济慈	147
海滨一夏日	149
潮	150
造化	151
威尼斯	152

以上选自《十四行诗集》(1875)

献词	153
潮水升，潮水落	155
诗人和他的歌	156

以上选自《天涯岛》(1880)

停船	158
心里的秋天	159